

显性语言与隐性语言

王希杰

商务印书馆

语言中的空符号

(1989 年)

按：常有人问：“空符号”同“潜词”是一回事情吗？如果不是一回事情，那么“空符号”同“潜词”的区别何在？“潜词”有形式和内容，有词义和读音。“空符号”有内容，没有作为载体的语言形式，就是说有所指，无能指。伍铁平讨论模糊语言的时候，写道：“罗素在前引《人类的知识》第 99 页上指出‘我们通常不给闻到的气味和尝到的味道起名字’，如臭鼬的气味就没有一个特别的词来表示。即使任意取一个名称，‘对于任何一个缺少这种必要经验的人来说，这个名称只能是一个缩简的描述’。”“正因为‘麻觉’的这种模糊性，在英、德、法、俄语等语言中都没有一个词与之相对。”^①空符号不能等同于潜词。符号必须有能指和所指，缺一不可。既然没有能指，那么也就不是符号。或者说，我称之为“空符号”的，其实乃是“符号空”。空符号（符号空）问题，在翻译工作与跨文化的交际中尤为重要。

赵衡毅《新批评——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》：“索绪尔把文本中词句间所形成的词与词关系称为‘横组合’(Syntagmatique)，把整个语言体系形成过程中所赋予一个词的意义称为‘纵组合’(Paradigmatique)，因此词义的确定，实际上是靠‘空位’而形成的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从词的纵横关系网中抽掉这个词时，整个语言系统

^① 伍铁平：《模糊语言学》300 页、301 页，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1999 年。

就出现了空缺,这就是这个词的特殊必要性。”^①这种“空缺”就是空符号。

多斯说,列维-斯特劳斯“在给零符号价值(*la valeur symbolique zero*)下定义时,他逐字逐句地采用了雅各布森给零音素所下的定义。依雅各布森之见,零音素类丝毫都不像其他音素,因为它不具备持久不变的语音价值,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允许一个音素出场”。^②雅各布森的零音素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零符号。

李幼蒸在《理论符号学导论》中区别了“潜性符号”和“实现符号”,^③“实现符号”就是“显性符号”。

本文原刊于《语文月刊》1989年第2期。编入:(1)《说话的情理法》(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9年);(2)何伟棠编《语言随笔精品 王希杰特辑》(暨南大学出版社,1996年);(3)日文本《这就是汉语——王希杰语言文化随笔集》(加藤阿幸、许地山译,日本白帝社,2003年);(4)仇小屏、钟玖英主编《灵活的语言——王希杰语言随笔集》(台湾万卷楼出版社,2004年)。做进一步研究的有徐国珍和方武等。徐国珍《从空符号到新词——论词汇系统的特点及发展轨迹》刊《浙江师范大学》1995年第3期。对空符号进行长期研究的韦世林教授出版了《空符号论》(人民出版社,2012年)。

人们通常认为,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,没有自己名称的事物几乎是没的,只不过我们无知,没学会这许多名称罢了。这其实是

① 赵衡毅:《新批评——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》126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6年。

② [法]弗朗索瓦·多斯:《从结构到解构——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》上卷41—42页,中央编译出版社,2004年。

③ 李幼蒸:《理论符号学导论》469页、412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3年。

一个误会,是不符合事实的。千真万确的事实是:有许多事物千真万确地存在着,但却的确没有相应的语言符号。

初学英语的人,被现代英语中的 Φ (鸡):[horse(马)——ox(牛)——sheep(羊)—— Φ (鸡)——dog(狗)]惊呆了,现代英语中没有一个是与现代汉语中的鸡等价,与现代英语中的 horse——ox——sheep——dog 可以并列的符号,所以只好写作 Φ ——空符号。

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有空符号,而且数量很大。

也许有人认为,这是因为交际活动中并不需要,所以才没有出现。这是不恰切的,有许多空符号所表示的事物是人们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,对于现代英美人,天天与鸡打交道的,然而就是没有表示鸡的语言符号。

大多数情况下,人们并不因为空符号的存在而感到交际的困难,不,从来就没感觉到——但是,这只是对使用本族语言的人而言。现代英美人从未因为 Φ (鸡)这个空符号的存在而感到交际的不方便。但对于惯于使用“鸡”这个语言符号来思维的中国人, Φ (鸡)真是大不便,许多情况下,甚至没办法说话了。如想用现代英语来说“我喜欢鸡”,这就先要想清楚了:喜欢的是公鸡?母鸡?小鸡?就得先回答公鸡、母鸡、小鸡哪一种最可爱,能同您的性格、爱好挂上钩儿,这可真真太麻烦了呀!再如:

sheep(羊)	}	A. ewe (母羊)
		B. ram (公羊)
		C. lamb (小羊)

Φ (鸡)	}	A. hen (母鸡)
		B. cock (rooster) (公鸡)
		C. chick (小鸡)

ox(牛)	{	A. cow	(母牛)
		B. bull	(公牛)
		C. Φ	(小牛)
dog(狗)	{	A. Φ	(母狗)
		B. Φ	(公狗)
		C. Φ	(小狗)

英美人是那么的喜欢狗,可偏偏在现代英语中,狗的空符号却又特别多,真是不可思议呀!

同另外一种语言相比,最容易发现一种语言中的空符号。如果同现代汉语做比较,您便会发现现代英语中有许多空符号:

Φ (哥哥)	Φ (姐姐)
Φ (弟弟)	Φ (妹妹)
Φ (伯伯)	Φ (叔叔)
Φ (姑妈)	Φ (舅妈)

古人有云,“各人自扫门前雪,休管他人瓦上霜”,老说现代英语干什么呢?有精神还是来侃侃我们自己的现代汉语这座大山吧!

在现代汉语中,空符号也多得出奇,比我们想象的要多。如:

Φ (哥哥+妹妹)
Φ (哥哥+姐姐)
Φ (弟弟+姐姐)
Φ (父+母+子)
Φ (父+母+女)
Φ (夫+妻+公公)
Φ (夫+妻+婆婆)
Φ (东边+南边)

Φ(西边+北边)

Φ(师母+学生)

Φ(外公+外孙女婿)

Φ(姐姐的丈夫+儿子的妻子)

叫什么?怎么称呼呀?不知道,谁也不知道,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本来就没有这么一些符号!

通过现代汉语内部的对比,我们便可以把握现代汉语中的这些空符号。再如:

彩电——Φ(黑白电视)

彩照——Φ(黑白照相)

彩卷——Φ(黑白胶卷)

彩扩——Φ(黑白扩大)

彩印——Φ(黑白印刷)

人呀人,往往好走极端,好新奇,对异常、反常的东西,眼睛瞪得大大的,而对于平常的普通的东西却往往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,于是乎便又出现一大批空符号。如:

长——Φ——短

大——Φ——小

美——Φ——丑

好——Φ——坏

厚——Φ——薄

不长又不短的,不大又不小的,不美又不丑的……如此平常普通的,反而没有一个相应的语言符号。

应当承认,许多空符号的存在给我们的思维活动、交际活动带来

了麻烦。如：

Φ(大拇指之外的其他四个指头)

Φ(大拇指+小指)

Φ(大拇指+食指)

Φ(大拇指+中指)

Φ(小便+汗水)

Φ(痰+口水)

Φ(痰+鼻涕)

Φ(痰+鼻涕+口水)

Φ(脸+脖子)

Φ(脚+小腿)

如果这些空符号能够实符号化,被填补,即出现了相应的词语,那么便会减少不少麻烦。如:“吐 Φ(痰+口水+鼻涕),罚款五毛!”便可以省去好多麻烦!一方面写道:“吐痰、口水及鼻涕,罚款五毛!”太麻烦而且别扭;另一方面区分痰、口水和鼻涕的异同也挺费劲儿。一说“洗 Φ(脸+脖子)”或“洗 Φ(脚+小腿)”,小孩子便不会忘了洗脖子和小腿,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呀。

语言的研究,不但要研究实符号——实际存在的语言符号,实符号中包括假符号,如:仙女、观音菩萨、维纳斯,等等。同时,也应当研究空符号。

对空符号的研究也应当是语言学的一个任务。

应该研究有哪些空符号,为什么会出现空符号,空符号对于思维和交际有什么不便之处,人们是怎样绕过空符号来思维和交际的,空符号和实符号的相互转化,空符号在外语教学中的影响,等等。

我相信,空符号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,也有实用价值。

潜义和修辞

(1989年)

按：现在中国人学着西方人，经常说，某某遭遇了滑铁卢。其意义是此人彻底失败啦。这个显义是站在拿破仑的立场上说话的。其实，在惠灵顿的立场说，滑铁卢是最大的胜利、事业的辉煌顶点，大好事。这个意义是合理的，但是还没有人使用，是一个潜性意义。

有一个老故事说，有人给一个女老寿星祝寿，说：“这个老太不是人。”全场哗然。祝寿者沉住气，然后接着说：“王母娘娘下凡尘！”“不是人”乃骂人话，意思是：“是畜生！”这是显义。但是，不是人，并不一定就是动物——畜生，也可能是神仙！“是神仙”乃“不是人”的潜义，潜藏着的可能的意义。因为语言的使用者接触的总是词的显义，所以词的潜义就经常被忽视了。

事实是，词不但有显义，也有潜义。而且词的潜义是多种多样的，有的是曾经有过、已经消失了的意义；有的是构词要素和结构方式本身蕴藏着的意义；有的是心理联想出来的意义；有的是比附出来的意义。词的潜义远比显义复杂多样。对语言有天赋的人，如诗人、曲艺演员、善于说笑话的人、小丑和弄臣等，早就在开发利用潜义了。谜语就是在利用潜义制造解读的障碍。

这里说的只是词的潜义，其实句子和话语也都有潜义，同样是多种多样的，也是语言学研究不可忽视的。

本文原刊于《语文月刊》1989年第6期。

一 显义和潜义

潜义是对显义而言的。所谓显义,指的是一个词在言语中已经实现了的,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经验事实的意义。如在“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必须克服的困难。十全十美的社会是没有的。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。每一所大学都是一个社会”这样一些话语之中,“社会”一词的含义是:“指由于共同的物质条件而相互联系起来的人群。”这个意义正是从以上用例中归纳、抽象出来的,是在我们讨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,在人们的言语中一再被运用的,这便是“显义”——明显的、已经显露出来的、早已客观存在的一种含义。所谓潜义,指的是一个词的可能的潜在的含义。请比较以下三组词:

A 式:人山 脑海 心潮 碑林

B 式:象鼻山 牛首山

C 式:蛇岛 鸟岛

A 式的语义结构模式是,两个名词性语素之间是比喻关系,本体在前,喻体在后。人山,像山一样的人群,形容、夸张人多。B 式,两个名词性语素之间的关系也是比喻关系,但是喻体在前,本体在后。象鼻山,像大象鼻子一样的山。C 式,两个名词性语素之间是借代关系,蛇岛以蛇多为特征而著名的岛屿。这三种语义结构是从这些词的显义中归纳出来的,但是这里的每一个词都可能具有不同于其显义的其他一些含义:

碑林——以具有某块碑而出名的森林。

蛇岛——形状像一条蛇一样的岛屿。

人山——人字形状的山。形状像人的一座山。

这些含义从未出现过,但是却并不是不可能出现的,只不过目前还只是潜藏不显露的,这就叫作“潜义”——潜藏的含义。

潜义和显义,从语言学角度而言,似乎是平等的,并不存在一个谁更合理的问题。当然,一再被使用的显义,显然比默默无闻的潜义在语义系统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。对于语言的使用者来说,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时候,显然是显义比潜义更为重要,因此显义和潜义事实上是不平等的。

二 潜义的运用

长期以来,潜义被语言的使用者、被词汇语义学家们,大大忽略了。其实潜义是很重要的。潜义是语义发展的后备军。所谓语义发展,主要指的是潜义的不断开发和利用,指的是潜义和显义的相互转换。潜义也是语言艺术的宝库,巧妙地利用潜义是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因此说,词汇学家和修辞学家都应当重视潜义。

在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第四回“官封弼马心何足”,猴王同部下有这么一场对话:

猴王:我这“弼马温”,是个甚么官衔?

众人:官名就是此了。

猴王:此官是个几品?

众人:没有品从。

猴王:没品,想是大之极也。

众人:不大,不大,只唤做“未入流”。

猴王:怎么叫做“未入流”?

众人:未等。这样官儿,最低最小,只可与他看马。

“没有品从”，“未入流”，指最低最小的官儿，算不上一个什么官儿的官儿，这是它的显义。这猴王却理解为“大之极也”的大官，但不能说他一点儿道理也没有，得承认，没有品从，可能是太小，也可能是太大，玉皇大帝、秦始皇都是没有品从的呀。这猴王理解的是“没有品从、不入流”的潜义，既然用了，便暂时地有条件地转化为显义了，但却偶然行为，一种修辞性用法，进入不了语言系统的。

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，巧妙地暂时地有条件地运用潜义，这是一种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有效手段。诗人柯原的《当归谣》：

当归，当归，当归呵，
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
台湾一定要归到祖国的怀抱里。

什么是“当归”？这首诗的第一句就是——

当归，这祖国常见的药材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1版)上写道：“多年生草本植物，羽状复叶，花白色，伞形花序。……根入药；有镇静、补血、调经等作用。”“当”者应当也；“归”者归来也。“当归”的确潜藏着“应当归来”的含义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人们习焉不察而已。只有敏感的诗人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潜义，并且巧妙地加以利用，就获得了审美上的大成功。这一潜义一旦离开了这个上下文就不再存在了，它只是一种修辞用法。

三 潜义的多样性

潜义是多种多样的。潜义同显义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。人们利用潜义达到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。潜义是许多修辞格赖以存在的基础。不少修辞格都充分利用了潜义，如：双

关、曲说、顾名思义、镶嵌、闪避,等等。诗歌、荒诞小说、笑话、相声、谜语等,尤其离不开潜义的开发与利用。

清人石成金在《笑得好》中讲过一个笑话:“昔有一官,到任后,即贴对联于大门,曰:‘若受暮夜钱财,天诛地灭;如听衙役说话,男盗女娼。’百姓以为清正。岂知后来贪污异常。凡有行贿,俱在白日,不许夜晚,俱要犯人自送,不许经衙役之手,恐违前誓也。”“暮夜钱财”,其显义为来路不正的不干不净的不义的钱财,即受贿的钱财。百姓根据对联以为此官是清正廉明之人,其根据是这个词的显义。此贪官却使用了这个词的本来的字面上的意义:“黄昏半夜里接受的钱财。”从社会伦理道德层面上说,此官是贪官坏官无耻之徒,卑鄙下流可恨可恶。但仅仅从语义角度来看,却不得不佩服他的鬼聪明,多少有那么点儿道理,不过是歪理。

有一个相声中有这样的对话:

乙:你对我是半信半疑呀!

甲:不不不,你可别误会了,我绝对不是半信半疑。

乙:那——

甲:完全怀疑。

“绝对不是半信半疑”,通常的意思是没有一点儿怀疑,完全相信。这里却是故意利用其潜义:“绝对不相信,完全怀疑。”

十年前,神仙戏开禁了,可以演出了。但是鬼戏依然在严禁之中。在一个座谈会上,有人为鬼戏鸣不平,就脱口而出:“这就是神出鬼没。”“神出鬼没”的意义本是:“比喻变化巧妙迅速,或一会儿出现,一会儿隐没,不容易捉摸(多指用兵出奇制胜,让敌人摸不着头脑)。”(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1版)但说话人说的意思是:神仙出现了(在舞台上),鬼却没有出现(隐没了)。这是对“神出鬼没”的潜义的积极利

用。1979年2月14日《文汇报》上有文章赞美这个“神出鬼没”的说法：“妙语解颐，举座风生。”这“妙语解颐，举座风生”也是对潜义的修辞用法的赞美。

词有潜义，词组和句子也有。如果某人看到某处挂着“请勿动手”的牌子，就用脚去踢一下，还强词夺理地说：“‘请勿动手’，禁止的是使用手，并不是不准动脚。用脚踢不在‘请勿动手’的范围之内！”那就是在玩弄潜义的鬼把戏。西方有一个笑话：有一个小姑娘，穿着睡衣跑出房间，去会外面喊她的男孩子。她母亲惊恐万分，把她领回房间。母亲教训她说：“小姑娘不能让别人看见她穿睡衣！”几个月之后，又有一个小男孩在外面叫这个小姑娘出来，这个小姑娘就不穿衣服跑了出去，并且对她妈妈说：“这次我做对了，这次我脱掉了睡衣。”这个笑话是利用句子的潜义编造出来的。

潜义在语言表达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都是应当注意的。诗人徐志摩的母亲对徐志摩说：“我跟你爸，都是‘孝子’。”“孝子”的显义是孝顺的儿子，偏正结构。徐志摩的母亲使用的是动宾结构，表示“对儿子特好(孝顺)”。这是对潜义的积极开发利用。潜义对显义的干扰而导致歧义和误会则是消极的，不利于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，则是负面的。吕叔湘曾讲过一个“今晚舞会一律不许穿裤子”的公告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，可以改为：“今晚舞会请穿裙子。”

潜义和修辞，潜义和幽默，潜义和诗歌艺术，朦胧诗和潜义的开发……都是值得注意与研究的。有这样一个现代笑话：开会的时间到了，但是参加会议的人只到了一半。主持人说：“该来的人怎么还不来？”一些到会的人想：那么我们是不该到会的了？就离开了会场。主持者就说：“怎么不该走的人走了？”没有走的人想：那么我们是该走的人了？便离开了会场。这个笑话的笑料是话语的潜义所构造的。

潜义一旦被运用,就显性化了,成为显义了。虽然其中许多被显化的潜义,并没有再固定化,经常是昙花一现,偶然的,一次性的。潜义固定了,成为显义,这需要多种条件。

附:

《三国志·蜀书·姜维传》注引孙盛《杂记》:

初,姜维诣亮,与母相失,复得母书,令求当归。维曰:“良田百顷,不在一亩,但有远志,不在当归也。”

这里的“当归”、“远志”就是潜义的开发。(2012年10月13日)

潜词和修辞

(1989年)

按：修辞活动是一种运用语言的交际活动。词生存在语言的运用之中。生存在交际活动中的词，是显词。显词是人们使用着的词，我们已经把握了的词。修辞活动是运用显词的活动。

潜词是还没有出现的词，所以潜词经常被忽略。一个法国学者写道：“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人，也无法立即回答下列问题：‘你怎样称呼你母亲的父亲的妹妹的女儿的女儿？你能跟她结婚吗？’”^①母亲的父亲叫“外祖父、外公、姥爷”，这是显词。父亲的姐妹是“姑姑”，母亲的姐妹是“姨”。母亲的兄弟是“舅舅”。父亲的兄弟的子女是“堂兄弟姐妹”，父亲的妹妹的子女是“表兄弟姐妹”。都是显词。对母亲的父亲的妹妹的女儿的女儿的称呼则是一个潜词，在汉语和许多语言中都是一个潜词，还没有出现过的词。

修辞活动中有时也偶然地出现潜词。潜词的出现，有的是社会语用的需要，有的是说写者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积极开发的。潜词常常是在运用中才被人们注意到的。喜欢、善于运用潜词的是：诗人，相声演员，说笑话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诗歌、相声、笑话里常常会出现潜词。

修辞学不能只是关注显词，也需要研究潜词的修辞问题。因为潜词的开发与运用正是艺术语言的一个特点。

^① [法]弗朗索瓦·多斯：《从结构到解构——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》下卷544页，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4年。

本文原刊于《语文月刊》1989年第9期。

一 鸡苗、鸭苗、鹅苗

1989年5月,在广西河池师专门口,我看到一张广告:

此处有鸡苗出售

“鸡苗”一词,对于已知天命的我,可还是大姑娘上花轿——头一次呀。因为在我的意识中,“苗”这玩意儿只能同植物发生关系,如:

豆苗 麦苗 秧苗 树苗 禾苗

至于动物,似乎同“苗”无缘。通常是加上一个“小”字。如:

小鸡 小狗 小羊 小马 小猪

但是,也有喜欢“苗”的动物,好像只限于:鱼——鱼苗、猪——猪苗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承认“苗”可以运用于动物,但是加以限制说:“苗,某些初生的饲养的动物。”如果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这个释义是科学的,那么就可以类推出:

狗苗 猫苗 兔苗 羊苗 鸭苗 鹅苗 牛苗 鸽苗
蛇苗 鸟苗 鹿苗 熊苗 鹌鹑苗 骆驼苗

这张名单可以很长很长,因为人们饲养的动物是很多很多的。然而,我们没有听说过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也并没有收录。不过,我们也不能因此指责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释义是不科学的。

我就对研究生们说,“苗”用于动物,似乎还有一层限制,即可以当作商品出售的。我认为,应当有“鸭苗、鹅苗”。因为,也有卖小鸭小鹅的。一天后,有研究生说发现了出售鸭苗和鹅苗的招贴了。

如果说“鱼苗、猪苗”是显词,人们嘴巴上早就说过的,文人笔头

上早写过的，耳朵里早听到过的，眼睛早就看到过的，词典中早就收录了的。它们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，是语言使用者的经验的事实。那么，“驴苗、马苗、骡苗”则是潜词。潜词者，乃在此之前没有听到过的，没有看到过的，虽然没有存在过，但却是有可能存在的，甚至是有可能会出现，它具有词的合法的形式，具有词的明确的完整的意义，一旦出现，人们就当作一个词来接受，而且还会有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感觉，犹如贾宝玉男士初见他的林妹妹林黛玉小姐那一瞬间的感觉，这就是潜性的词。

二 汽配、摩配

在柳州火车站附近，我看到一家商店：

第二代汽配商店——供应汽车配件

这时候，我想：既然“汽车配件”可以简称为“汽配”，那么——

火配——火车配件

飞配——飞机配件

拖配——拖拉机配件

摩配——摩托车配件

坦配——坦克配件

机配——机床配件

钟配——钟表配件

.....

如果，我们还没有忘记：

车票——汽车票